

舒展 著



感觉时间

学人文库

新华出版社

时间 能“克隆”吗？

观艺 画人 读史

生态 生活 语言

说韧 寻找“逻各斯”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感觉时间/舒展 著. - 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11

(学人文库)

ISBN 7-5011-4255-6

I. 感… II. 舒…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 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31729 号

学人文库
感觉时间
舒展 著

*

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宣武门西大街 57 号 邮编:100803)

新华书店经销

新华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8 字数 188000
1999 年 1 月第一版 1999 年 1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1—4000

ISBN 7-5011-4255-6/Z·544 定价:14.80 元

自序

——时间能“克隆”吗？

“克隆羊”和“克隆牛”的出现，震惊了世界，引发了生命科学领域一场方兴未艾的革命。

科学正在使神话变为现实。孙悟空以猴毛“克隆”自己，说不定会幻想成真。

即令人类成了神力无边的新上帝，他可以“克隆”生命万物；而时间就是生命已成为口头禅，那么我想问：人类能“克隆”时间吗？20世纪这100年里，电视是最大的发明之一，它使缤纷的世界驻留在人们眼前，严格地说是将空间“定格”在一幅幅连续的画面中，但它并不是“克隆”时间。电视上的一切活动，都是“过去时”。河水可以通过外力使之倒流，然而时间只此一次，是无法复制、永远不会倒流的。

日本东京大学有一位名誉教授渡边慧先生，曾经将人生分为三大阶段。他设定人的寿命大约为81岁，正好各个阶段为27年，大体上这三段分别是一万天。人一辈子就这么三个一万天。从出生到走向社会的27岁为成长修业期；从28到54岁为事业活跃期；从55岁以后为成熟充实期。

依我看，渡边教授的分法也不是截然的，是就多数人而言。一些发达国家，二十多岁干事业活跃，成就卓著的科学家、艺术家和

发明家是相当多的。在我国,退休之后进老年大学再修业或再辉煌的创业者也不少。

现在,全世界都在谈论一个大家共同感兴趣的话题:跨世纪。都以赶上公元 2000 年而庆幸。真是千载难逢啊。公元 1000 年,正是我国北宋真宗当朝,那时中国的陶瓷、绘画和活字印刷术,正处在享誉全球的辉煌时期;但同时也是中国封建社会向下滑行之时。当时的欧洲呢,正陷入宗教狂热,迷信盛行,普遍认为公元 1000 年是世界末日,历史记载了他们惶惶不可终日的行状。再看看千年之后,欧洲工业革命席卷全球;中国落后了,不断挨打,直到人民共和国成立。且看诺贝尔科学奖的获奖者,从 20 世纪初到 20 世纪末,基本上为欧美人所囊括。如今,发达国家纷纷成立了跨世纪庆典的纪念组织。为了庆祝这一伟大时刻的到来,我国的八达岭长城和许多国家都设立了倒计时时钟。当 1999 年到 2000 年零点分界的那一刹那,全世界都将沉浸在狂欢之中。投入狂欢的人数之多,时间之集中,任何国家的任何节日,连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日也难以与之相比。

但是,话说回来,21 世纪元旦,也还会有些地区处在战乱、恐怖、饥饿、压抑和混乱之中,他们能狂欢得起来吗?

节日的热烈隆重,是要以国家的经济实力,人民的安居乐业为前提的。霓虹灯、锣鼓、礼炮、乐队、歌舞……千百种花样翻新的狂欢,是要以吃饱肚子和脑袋充实为基础的。脂粉难以掩盖脸部的贫血,时髦难以包装头脑的空虚。停留在贫穷落后还洋洋得意,闭关锁国,关起门来搞内斗的国家,地球上不止一个。厮杀得国将不国时,就向国外乞讨求援,反正是老百姓遭殃。

世界正在向三百多年来传统的经济形态告别,朝着“知识经济”迈进。国家的富强归根结底靠科技教育。天下没有白来的知识。知识只有靠高效的劳动时间去获得。而高科技是赢得时间的法宝。所以世纪之交的欢庆,能不能让人民从内心里乐起来,就看

这个国家是不是真正具有强大的科学教育,是不是真正既独立自主,又敢于大开国门,参与竞争,从而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的前列。

好心的外国朋友预言: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撒切尔夫人也说,未来世界的强国只有两个:美国和中国。受恭维总比挨骂令人受用。同胞们,不要飘飘然!前苏联全面建设共产主义,要超过美国;我们则是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要超过英国。那时响遏行云的高调是何等使人陶醉,多么教人欢乐啊。不料调门越高,摔得越重。

世纪之交那一刹那的欢乐,实际上是以一个国家的智力经济和综合国力为底气的。那时的分分秒秒的欢乐,是以你以前劳动的分分秒秒怎么度过来反射的。

人们把时间划分为世纪、年代、年、月、日、时、分、秒……最基本的计时单位仍然是时。据我看,时间是可分的,大而言之可分为时代、时期、时候和时刻。我们习惯于称:毛泽东时代,邓小平时代。这是有思想和理论为证的,不是谁封的;是经过实践检验,为人民公认的。我们习惯于称拨乱反正之后为新时期,这又是通过20年的实践反复检验过的。顺便说一句,我弄不懂:首都上百名专家学者纪念真理标准讨论20周年,为什么处理得那样低调平淡(我认为这一纪念的意义,对于中国来说,决不亚于香港回归)?到了21世纪,我想不会再以哪一个人的名字来命名一个时代了,如果一定要冠以名称,我想那就是“知识经济时代”。21世纪必然是智力升值的世纪。

世纪之交,只是一个历史的节日瞬间,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时刻,并不是一个时代或一个时期划分的界限。2000年来临之时,天上不会掉馅儿饼,人们不会全部进入天堂,还是一天天地过日子,分分秒秒地干事情;它不会像全世界战胜法西斯和全中国粉碎“四人帮”那样,令人们进入一个全新的岁月。所以,我主张用平常心,以扎扎实实的工作兑现高增长、低通胀的诺言,去迎接跨世纪的庆典。别唱高调,别再发烧。但愿到了2003年,中国的纳税人

能给跨世纪政府打一个高分。

粉碎“四人帮”之后，中国确实进入了一个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有人几次想冲击这个中心，但未得逞）的新时期，特别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他说的“不要问姓社姓资”，“防左为主”这两句话，抵得上成千上万本注释经书的高文大典，是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思想解放的伟大发展。恕我作个不祥的预言：中国这艘大船如果有朝一日触礁沉没，最先的预兆就是对邓小平这两句话的巧妙的翻案。设想一下，如果现在江青的阴魂还在台上发号施令，中国仍处在极左桎梏和短缺经济的困境中，我们能雄赳赳气昂昂地迎接21世纪吗？须知时间不能“克隆”，而政治运动却是可以变本加厉进行“克隆”的啊。中国被政治运动耽误的时间，中国人为此付出的生命、财产、物质和精神损失，其代价是无法估量的。20年来，种种干扰证明了巴金老人《随想录》中，关于极左还会卷土重来的预言并未过时啊。不居安思危，21世纪的中国就没有安定繁荣可言。

粉碎“四人帮”之后，青年人提出了一个口号：“向‘四人帮’讨还青春！”实际上冤假错案可以平反昭雪，有的可以补发工资和补偿其他一切待遇；现在，错案也可以索赔，唯有青春和时间没法赔偿。

一个人能力再大，他还得赶上一个好时代。陈景润如果没遇上王亚南的慧眼识才和邓小平的特批，不可能成为世界级数学家。

如果按渡边教授的人生分段法，我算是个不幸中之万幸者。26岁被错划右派，正是事业有点作为时，我却被命运安排在农村战天斗地，活跃地修理地球达22年。我没赶上好时候，智力、体力和精力最旺盛时，除了写检讨，笔，对我是陌生了、久违了。我的活跃期是在50岁之后。尤其是邓小平南巡之后，极左势力暂时收敛了一阵儿，给杂文创作带来了一个较好的气候。“该出手时就出手”，报刊上的杂文，不论是产量还是质量都大大提高了。

我的青壮年时,创作像黄河断流,而时间却一去不复回了。别人在黑发期的写作灵感,被我挪到白发期了。按一般写作规律,“庾信文章老更成”,我却对不上号,青壮年时憋的那股子锐气还多少有一点剩余。所以有些读者写信给我说,他们还以为我是个中青年作家呢。可见我的文章到老更不成(熟)。然而,时间是生命的铍刀。我的身体各个部件毕竟在向下滑行。开夜车、赶早班、连轴转,不行了!对接连不断的约稿,不能有求必应了。辛弃疾词云:“白发宁有种,应是醒时栽”。呜呼——到老才觉醒,醒时吾老矣!

不过,也罢,文章自有读者评说。只要多少折射出新时期的世相百态和我的写作心态,留下了一点对时间的感觉印记,用文字来“克隆”一下空间,对我来说,也就不算白活了。

中国文化的正统地位历来为史官和经师所占据。杂文只不过是历史的一个侧影或背影而已。但其真实性也许超过那些善于去真存伪的“史官”,其可靠性也许超过那些善于察颜观色的“经师”。让 21 世纪的后来人看看,我们在 20 世纪的时间长河中是怎样呛水、挣命和畅游的。

舒 展

1998 年 9 月

目 录

品味生活

关于随笔的随笔	(3)
感觉时间	(10)
壶口——时间的交响	(13)
说“学”	(17)
面包·火·“逻各斯” ——试论不能陶醉于已有文明	(25)
这年头该谁进厨房 ——昏官乱断家务事辑录	(31)
闲聊猪八戒	(35)
粮票·股票 世态·心态	(38)

观艺之什

有“卖点”，非经典 ——我观《泰坦尼克号》	(45)
潘汉年的预感	(48)
宋江为何令人反感	(51)
实话难说	(54)
读小说《阿甘正传》	(57)
老片穿彩衣	(60)

心里有观众吗·····	(63)
演技之外·····	(66)
论书卷气·····	(69)
京剧该进博物馆吗·····	(72)

画人之什

医治狂躁·良方	
——读《演员于是之》·····	(77)
漫话方成·····	(81)
读丁聪画展·····	(86)
记萧乾二题·····	(89)
晚节今传好事家	
——吴祖光新凤霞书画观感·····	(94)
苏俄文学的“另册”	
——读蓝英年一组文章的随想·····	(97)
杨绛素描·····	(104)

读史之什

关于纳兰性德·····	(113)
澳门起家的四名士·····	(119)
解缙的故事·····	(125)
杂说阁人·····	(128)
论“一阔脸就变”·····	(131)
副刊史鉴点滴·····	(136)
“妓女伟大论”质疑·····	(144)

生态之什

论自大·····	(153)
----------	---------

鸟类与人间	(158)
致某芳邻	(162)
土地爷的命运	(165)
我们脚下的土地	(168)

语言之什

论“暖哟哟”	(173)
关于废话的废话	(176)
双关语拾萃	(179)
方言谈屑	(182)

读一点鲁迅

说韧	(191)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中日友好	(200)
人情味与牛脾气	(203)
论“马马虎虎”	(206)

感受钱钟书

反封建的思想锋芒	(211)
我为何编《钱选》	(230)
智慧的魅力	
——读《钱钟书散文》	(236)

品味生活



关于随笔的随笔

文学史上有散文家，“五四”以后又增添一席：杂文家；好像没听说有随笔家。

人类分为白种、黄种、黑种……阻止一种肤色的人与另一种肤色的人和谐共处，特别是排斥黑人和亚洲人，人们称之为“肤色障碍”。随笔，与散文、杂文、小品文、寓言、笔记、速写、日记、书信、政论、史稗、风物志、小小说、评论、诗话……之间沾亲带故，触类旁通，血缘混杂，无所谓肤色障碍。我觉得随笔在艺术形式上，应该叫“跨文体的文学杂种”。

杂种，世俗以为骂人语；其实混血儿的体质智商超过纯种。杂交水稻优质高产。应该说，随笔是文学样式中的好杂种。

一种文体与其他文体之间，总该有个界定，不能说“天下文章皆随笔也”。

一般讨论这类问题，我觉得易犯四大通病：

一曰测字法，何谓“随”呀，何谓“笔”呀，训诂、诠释个溜够，仍旧不得要领。

二曰定义法，按照文学概论的规矩，给随笔下个严丝合缝的定义，定义之外不予承认。

三曰宗谱法，从神话时代就可寻到随笔之根，随笔是老随家几十几代孙之类。

四曰大一统法，把一切与随笔有血缘关系的艺术门类，统统纳入彀中。

然而，不要定义，不寻源流，不定疆界，随笔岂不是混沌一片了么？

随笔的定义，教授在编写讲义中费心，我想是会作得圆满的。但这工作须有一个前提，即不是作茧自缚，而是有利于随笔的繁荣发展。

现在有一个较为流行的看法是，随笔乃日常生活中随时随地不假修饰率性而作的零星短文。这一界定看似宽泛，实则狭窄。

不是写日常生活的，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梦溪笔谈》、《容斋随笔》和《困学纪闻》，您把他们归到随笔之外去么？

不假修饰的便条：“请代购机票一张，身分证附上。”这叫随笔么？

然而，“羲之顿首快雪时晴佳想安善”，且不说这是书法之极品，仅此 12 个字也称得上是随笔精品吧。

随笔的天敌是禁锢和做作。随笔的灵感源泉是自由和自然。没有思想、言论、创作的自由，只能写出斋文、青词和八股文。但这并不意味着必须是宽松的环境，舒畅的心情才能产生好的随笔。关键在于作者可有心灵自由和人格的独立，“官迷”很难写出好随笔。

在鲁迅之前，中国有不少随笔大家。其中庄子、苏轼和袁宏道尤为突出。这三个人都当过官，但他们没有一个是“官迷”。苏轼当官，是一个勤政清廉卓有政绩的好官。庄子耻笑惠施专揽相位如嗜腐鼠。苏轼更说自己本性如麋鹿，硬要在我背上压上金鞍当

乘骑，别人艳羡以为美，我却非常讨厌！“人生各有志，此论我久持。”袁宏道四次辞官，与庄子不就楚威王相位是一脉相承的。

人说随笔一般都是“软性文章”或闲适小品。诚然，《讨武曌檄》恐怕算不得随笔；但是文章软不等于骨头软。患有精神上的软骨症者很难写出精彩的随笔。侏儒的病因就是由于软骨营养障碍造成的。直至近代，有的国家仍以侏儒充当宫廷弄臣、占卜人；即在现代，马戏团里的小丑还是由侏儒充当。文字侏儒连“软性文章”也写不好。

古文和外语好、国学功底深厚的人，写出的随笔淡而有味，触处生春；精神上独立，没有丝毫奴颜媚骨的作家学者任意挥洒的随笔，即令是软性文章闲适小品，也与宫廷弄臣、占卜人迥异，他们笔下的含羞草，其枝茎也是挺直的；他们笔下的软体动物——牡蛎、扇贝也是有个性；但又绝不是高大全。

编写辞典条目也可以写随笔吗？请看：

驴——是长耳朵的畜牲，其特点是耐心和愚蠢。这是基督徒的原型。……神职人员有权骑在男女基督徒身上，可以鞭打他们，一直到打死。

改革者——是未经著名神学家批准就发表某种学说（加之该学说又未被这些大师想到过）的人。

讽喻辛辣，嘻笑怒骂，言简意赅，活灵活现！上述词条出自法国唯物主义集大成者、反对有神论的伟大先驱霍尔巴赫的笔下，书名《袖珍神学》（商务版）。数百词条，异彩纷呈。后人仿效的魔鬼辞典，实在相形见绌。

霍尔巴赫为狄德罗主编的《百科全书》所写的三百七十多个有

关化学的条目,那当然不算随笔;但《袖珍神学》却可以称得上是思想政论社会人生的绝妙小品,正经化为戏谑,愤慨变成笑声,檄文演作戏文。

什么叫思想自由呢?霍尔巴赫说,就是应该受到严厉镇压的东西!教士领取代人思想的报酬,而信徒则是储蓄银钱,以备付给代他们思想的人。什么叫探讨?这是最大的罪恶!竟想探讨自称是不犯错误的僧侣所说的话,什么叫消瘦?就是俗人想挤进天堂必须骨瘦如柴。什么叫笑?就是只准教士窃喜那些被他们抢光了的人的一种取乐;而信徒只能像被铁刷子梳刮过的驴一样禁止发笑……霍尔巴赫敢笑,会笑,笑得好!

随笔大家没有一个是随大流的盲从者。

盲从固然可悲,但比盲从更可悲更可怕的是自己已经明白,迫于权势和既得利益,不得不瞪眼说假话的清醒的盲从者——类乎白鼻子小丑。

翻翻那些白纸黑字颂扬“三面红旗”的散文名篇,尽管包装精致,但矫情做作令人无法卒读。然而至今仍然有为这种假大空散文叫好的清醒的盲从者。

清醒的盲从者也不一味盲从。当改革开放民主法制成为历史潮流时,他会祭起以反和平演变为纲;当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成为潮流时,他学着柯庆施的口吻痛骂知识分子一懒二贱;但到评职称时,他又削尖脑袋要挤进“高知”行列。

比盲从者和“风派”更可怕的是这种高级投机家——“反潮流”的二花脸混迹在作家队伍之中。小丑比呆鸟可笑,而二花脸比小丑更可憎。

《思想录》(商务版)是法国数理科学家概率论的奠基人帕斯卡尔的一部谈哲学宗教的随想录。沉闷之中,闪耀着睿智的光芒。

我觉得法国古典主义黄金时代数一数二的散文大师当推帕斯卡尔。敏锐的洞察力、丰富的想象力,可以写出优秀的随笔;但帕斯卡尔却告诉我:必须首先具有历史的思辨力。他说:

“欲念,乃是我们全部行动的根源,而人道则平息欲念”;“思想——人的全部尊严就在于思想”;“认识自己的可悲乃是可悲的,然而认识我们之所以可悲,却是伟大的;能嘲笑哲学,这才真是哲学思维……”。

比帕斯卡尔后生近一个世纪的卢梭,到他晚年写的《漫步遐想录》(人文版),也是从两极观念的对立入手,把情感的辩证法融入逻辑思维之中。前者鸟瞰洞察着宇宙人生,后者观照剖析着自我世界,形成了法国除蒙田之外随笔大树上有历史思辨魅力的两颗硕果。

老舍将北京话熟练地运用于他的小说和戏剧之中,其贡献之大远远超越了京味文学,尤其是他那熔悲凉与逗乐、宽厚与峻峭、冷嘲与热讽于一炉的老舍式的幽默,我认为在中国文学史上是继曹雪芹幽默之后的第一人。他的幽默诗文,从20年代到60年代总计有二十多万字,这份珍贵的遗产,多年来被忽视了。舒济在1991年底编成《老舍幽默诗文集》(海南版),为热爱老舍幽默和喜欢随笔的读者办了一件大好事。

老舍既谦和又有骨气,既困苦又乐天,既深刻又浅近,既大雅又大俗,在他身上集中了中国人和平民知识分子的文化性格。他漫不经心留下的一百多篇随笔小品,我们可以从中窥见:中国人和知识分子为什么不可战胜的奥秘。笑——这个武器,是任何暴政没法收缴的。亚里士多德说得好:“人是唯一会笑的动物。”(《动物学》)

如今海内外兴起了高文化品格的散文热销的势头,我表示赞赏,这是对于给政治当婢女的一大反动。文化既不为权力当听差,